

下定决心

口述 李掖平 撰文 高晋



插图 叶雄工作室

根本不可能

10多年前,我从山东医科大学毕业,正为谋职而发愁的时候,偶尔从老师那里获悉:应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要求,卫生部准备筹办一个为期5个月的人才培训班,学员结业合格者将以职员身份委派到全球各地工作,月薪3000美元。虽然经过层层选拔考试到最后只录用三至五人,但参加者仍然趋之若鹜。

面对这份薪水丰厚的职业,我动心了。那天我兴奋地想了整整一个晚上,甚至连做梦都梦到自己款款走进了日内瓦那幢白色的大厦。第二天早晨天不亮,我冒着雨雪赶到卫生部。可是我一没证件二不要找什么部门,警卫连门都不让我进。我在冰天雪地里徘徊了半天,最后在一位好心大姐的指点下找到了正来上班的那位负责此项工作的主任。我诚恳请求能给我一个机会,参加这个班的学习。我自我介绍了一番,还拿出了发表的论文。看了一下论文,主任皱了皱眉头,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所有培训的学员都是由各省卫生厅推荐上来的优秀医务工作者。而你既无组织又无单位介绍,仅凭一张文凭就来参加学习,根本不可能。”

听到这话,我火热的心头似泼上了一盆冷水。与主任礼貌道了别,我只难过了半分钟,马上给远在济南的老师打电话,拜托询问一下这个班的所在位置。虽然自己离要求的条件相差甚远,可我还是想去学习,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哪怕站在窗外听听也行。几经辗转,总算从老师的老师那里得知了这个班位于学院路的北京医科大学,我立刻风风火火赶往那里。真巧,就在我刚要抬腿迈上教学楼的台阶,一辆轿车紧随着在我身旁不远处戛然而停。我回头,发现车上走下来的正是那位主任。我急忙微笑着迎上前去,想再与他“沟通”一次。主任见了我先是一愣,认出了我后说道:“我说过了,你再磨也不行。”旋即转身离去。

耄耋之年的岳父,一直身板硬朗,耳不聩,眼不花,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但自岳母乘鹤西归之后,他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整天闷闷不乐,神思恍惚。三姨妹把他接到家里,对他孝敬有加,衣食住行悉心照顾。

岳父有5个子女,各自都组建了家庭,因都忙于工作和事务,平日无暇与岳父相伴。因此,虽然居于三姨妹家,大多数时间岳父还是一人独处,冷清和寂寞不时包围着他,使他又常陷入对故人的不尽思念和痛苦之中。我们看到岳父这样,心头都隐隐作痛。经再三询问,岳父才吞吞吐吐地说:“我看你们忙忙碌碌的,我真不好意思开口。平时没啥活动实在太冷清了,真没劲,我的意思是最好你们陪我搓搓麻将娱乐娱乐,让我开开心心。”这话让我们恍然大悟。

真令人感动

我十分沮丧地站在风中,久久呆立。不知过了多久,楼内忽然传出桌椅的碰撞声。我慢慢走过去,看到人们在往楼上搬运新课桌。心想,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怪冷的,不如帮着干点活还能暖和一些。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脱下大衣就跑进去自说自话帮起忙来。从仓库到这幢教学楼大约有800米的距离,然后再从1楼搬到5楼,别人扛了1趟,我却扛了3趟。正值寒冬腊月,我像兔子一样来回跑着,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别人以为我是临时找来的装卸工呢,劝我:老乡,悠着点干,别挣钱连命也不顾了!

傍晚,等布置完教室,大家拍着我的肩膀齐声赞扬我“真能干”时,那位主任猛然回头发现竟然是我,不由连连摇头笑起来:“我算服了你,你真会感动人啊!”说到这里,他像动了恻隐之心,

语气有了明显变化:“我看这样吧,你暂时先跟班学着,末了还需看考试成绩如何,另外,还要经过你们省里同意……”

听罢此言,我似有一步登天的感觉,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我想,即使以后还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变故在等待着我,但这第一步我已经成功了。我暗暗发誓:加油啊,一定要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遇!

那段日子,我像着了魔似的没日没夜地学,居然连食堂都很少光顾,买箱方便面一吃就是几天。《医学英语》《流行病学》《传染病学》……不到4个月,7门功课早已烂熟于心。考试成绩公布那天,我望着自己的名字激动不已——我的总分成绩名列全班第二!负责此次考试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 John Green 博士在我的评语中写道:从他不俗的成绩上,我看到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中国医生即将融入世界卫生组织大家庭中……

我没有食言

岂料,后来的事情却并不轻松。因为我是“越级”到北京参加培训的,我所在的省、市卫生行政部门因此迟迟不肯放行。我一次次地奔走呼号,却一次次无功而返。我非常理解他们所强调的规则,但既然“木已成舟”,为什么不能顺势而行呢?眼看去日内瓦报到的时间迫在眉睫,面对接待的官员,我不禁动情地说起家乡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说起我

的抱负:只要有机会,将来我一定为本省卫生事业的发展争取到WHO资助项目。官员终于被我3天来的诚意感动了,大笔一挥:“同意”!后来,出发时他们还特地派车将我送到机场,热情地为我送行。

我没有食言。10年后,我为故乡、为祖国、为世界人民的卫生与健康事业尽心尽力,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许多人,特别是孩子的生命。联合国因此曾授予我“促进母婴健康奖章”。

由于抽烟积习,来美国后受了不少“洋罪”。

在飞机上十几个小时不能抽烟,倒也罢了,“一次性”的嘛,忍了也就忍了。最要命的是在旧金山的日日夜夜都不能自由吸烟,那可真叫受罪。

起先还好,儿子家里不好意思抽,我可以跑到自己的临时住处去抽。儿子为我和老伴租了一间房,离他家只有5分钟路程。那是一栋专供出租的3层楼房,房客来自好多国家,像个小联合国。这下好了,我想抽烟,就跑去吞云吐雾,充分享受自由。但一个星期后,忽然发现不对了,卫生间、盥洗室、过道上,一下子贴出好几张火辣辣的“禁烟”标志,这分明是对着我来的!

于是,只能熄火。以后,抽烟就像做贼了。不管是在儿子家还是“自己家”,一抽烟就得悄悄儿到外面晾着。旧金山的天气好,但常常刮风,而且温差大,晨昏必须加衣,否则会冻出病来。可我要抽烟啊,抽烟就得做“马路天使”,在风里挺着,在冷空气里抖着,有时有风有雨,还得在风雨里瑟缩着。每当子夜12时左右,旧金山某条街道的房檐下,就一定会出现一个踽踽来回的老汉,孤独地吸着中国烟——那就是我。因为我有半夜睡前抽支烟的坏习惯。

虽如此狼狈,我仍不忘自己是“龙的传人”,不能给“礼仪之邦”丢脸,于是,如何处理烟蒂就成了问题。我天天注意马路,路面上很少看到烟蒂;尤其是我们所住的这个区,马路几乎比地板还干净。那么,烟蒂往哪儿扔呢?想出办法了:扔在路边的垃圾箱里。

这个住宅区没有公共垃圾筒,只有各家自用的垃圾箱,一种蓝色的,一种黑色的,每天早晨有环卫车来拉走。我扔烟蒂,就先东张西望一阵子,生怕被主人家发现,然后把火灭了,像做贼一样偷偷塞进去,接着赶紧走开。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这些垃圾箱还有讲究:蓝色的专装废弃物,比如大纸盒、旧电器什么的,黑色的才装无用的垃圾。这么说来,我以前往蓝

在美国吸烟

钱苗灿

色的家伙里扔烟屁股还是犯了规,人家拿到一台旧电器,说不定就同时收到了敌人的烟屁股!可垃圾箱也不是每家必放,今天放了,明天不一定放。想想也是,谁家每天都有两大箱劳什子叫人拉走呢?但这么一来,我就麻烦了。有时,100米开外才有一只垃圾箱,我抽了烟,得顶着寒风跑上几百米打个来回,才能做成一次“贼”。

比烟蒂更麻烦的,是烟味,“老枪”身上常有的那种据说很浓重的烟草味道。小时候在家乡,我爱闻烟味,一闻到父亲身上的土烟味儿,就感到亲切、安全。可如今世道不同,许多人都讨厌烟味了,尤其是在美国,你身上有烟味,人家会捂住鼻子,睁大眼睛找“源头”。我就这样被人“找”到过两次,虽然人家出于礼貌不说什么,我心里却不好受,觉得自尊心受到打击。

唉,这是何苦呢?于是,想到戒烟。

我的“烟龄”可谓久矣,屈指算来,快半个世纪了。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让同寝室的“调干生”拉下了水,这一下水就是48年。也曾动过戒烟的念头,但始终未予实行,因为本人并无别的嗜好,到时候抽上几口,仿佛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休闲方式。别的玩意儿例如吃糖、嗑瓜子什么的,都代替不了吸烟,因而终于“烟尘难断”。

然而这次我决定戒了这劳什子,分两步走:第一步减量,第二步戒绝。减量的努力大有收获,那一阵子已减到每天八九支。这可是个巨大的成就,因为我原来每天的“进口量”几乎20支。正想扩大战果,不料又有新的发现。

住的时间长了,才发现这里也有不少“烟民同志”,不过像我一样比较隐蔽而已。住在我儿子同一幢楼里就有,还不止一位,好几次在楼下“同时作案”,相视一笑,十分友好。甚至,还有过路的“同志”向我讨烟抽,已经遇上4次了。

我大受鼓舞。原来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受罪。

那么,我还要不要戒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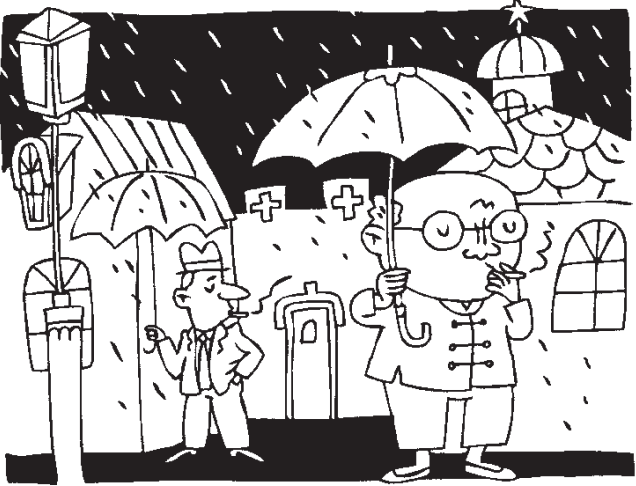


插图 邹勤

与岳父搓孝顺麻将

朱扬清

悟。其实老年人吃饱穿好还不够,因为他们还渴望丰富的文娱活动和健康的精神生活。岳父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搓麻将,经常与隔壁几个老邻居搓搓小麻将来娱乐。后来因动迁与老搭子分开了,就再也没有搓过麻将,这成为他生活中的遗憾。

那天,我特地购买了一副麻将牌,我们几个小辈也一阵猛练速成了“麻将经”。我、三姨妹和小姨妹三对夫妇就轮流成为岳父的麻将搭子,搓起了孝顺麻将。

陪岳父搓麻将,我们坚持以娱乐为宗旨,坚决不赌钱,“小来来”也

不来。但又不能不分出胜负,再说没有一点点“刺激”,岳父也提不起劲来。我们就用筹子来计算输赢。开始搓麻将时,我们故意让岳父,让他吃,让他碰,让他和。岳父是老麻将,我们的良苦用心被他一下子就识破了,他板起面孔说:“谁要你们让我,要搓就要搓真格的,你们这样让我,显不出我的真正水平,我是不开心的!”我们好心办了“坏事”,连忙“改邪归正”,与岳父真刀真枪地搓起来。但我们都是功力不深的小麻将,与岳父不在同一个水平,所以经常还是我们丢盔弃甲败下阵来。由于我们是真输,岳父真赢,所以他很高

兴。偶尔,岳父手气太差而输了,他也输得心服口服,输得高兴,还夸奖我们牌技有了长进。为了不让岳父劳累,我们又同他“约法三章”:每次搓麻将不超过3个小时,每周搓麻将2到3次;每次搓麻将前岳父要午睡1小时左右。对此,岳父开头不大情愿,但知道我们为他好,是小辈的一份孝心和爱心,他就点头允诺了。岳父95岁高龄那年,还能一如既往搓麻将,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么大年纪还在搓麻将,可去申报大世界吉尼斯纪录了!”他听了像小人似的“咯咯”大笑起来。看到他这副样子,我们哄堂大笑,房间里顿

时充满了喜气和欢乐。也许是我们小辈陪他一起娱乐增添了活力的缘故,岳父一搓麻将,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立即有了精神,说话也噼里啪苏起来,有时还会开几句玩笑,一下子像是年轻了许多。而且,岳父搓麻将还有“后续效应”,他搓一次麻将,总会心情愉快地过上二三天,看到岳父这般快乐,我们心里也舒坦。

前不久,岳父撒手人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对我们的说:“说句心里话,你们几个子女都很孝顺,自从老太婆故世以后,你们更是仔细周到地照顾我,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幸福。这几年,你们陪我搓麻将使我过足了麻将瘾,我真开心!”岳父这发自肺腑的话,说得我们心潮翻滚,潸然泪下……